

图书馆里的贼

雅贼系列⑧

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王志弘 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雅贼系列之八

图书馆里的贼

The Burglar in the Library

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

王志弘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The Burglar in the Library

by Lawrence Block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7-521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图书馆里的贼 / (美) 布洛克著; 王志弘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133-0820-5

I. ①图… II. ①布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79137号



图书馆里的贼

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王志弘 译

责任编辑: 施 铮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.625

字 数: 225千字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820-5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1

三月第一个星期四的午后三点，我正在整理巴尼嘉书店，准备打烊度周末。我把放特价书的桌子拖进来，关上门，窗上的标示牌也翻了面，从“营业中”转为“休息”。我让收银机的纸带跑了一遍，不一会儿就好了，然后将支票拿到后面房间的桌上，填好一张存款单，准备汇出存款。回来时，我带了个一英尺多长的箱子，形状像儿童画里的小房子，有尖屋顶和一切该有的物件，不过在放烟囱的地方是个提把。我打开箱顶的锁扣，把箱子放在地上，然后四处张望，寻找拉菲兹。

他正在窗户那儿享受微弱的阳光。我呼唤他的名字，如果他是只狗的话，这应该管用，但他不是，一直都不是。拉菲兹是只猫，一只被去了爪子、阉过的无尾灰毛公猫，即使他真知道自己的名字，也会假装不知道。他一动也不动，不受我的声音干扰，只是静静躺在微弱的阳光下。

我揉了个纸团，这就有效了。我们有个训练仪式，我把纸团抛给

他，让他追上去扑住并杀死目标。在心不在焉的旁观者眼里，这可能像是个游戏，但其实非常严肃，用意是要磨炼他的捕鼠技巧。我猜这很有用；他搬进来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发现被啃过的书脊，以及书架上可疑的有机物残渣。

我扔出纸团，他起身追逐，让纸团在面前停住，以他对爪子的记忆，深深地插进去，然后送到嘴里咬，猛烈地前后摇晃，最后抛弃死去的纸团。

狗会将纸团叼回来，让我能够再扔一次。猫却想都不会想。“做得好。”我说，然后又揉了个纸团，他便又来了一次干净利落的扑杀。我再次称赞他，准备好第三个纸团，然后轻轻地投入打开的猫笼。

他看了看纸团，又看看我，接着望向地板。

几分钟后，店门上传来敲打声。“我们打烊了。”我看都没看就喊了一声。我的眼睛注视着拉菲兹，他挪动身子到了哲学与宗教书柜的一处空位上，和伊曼纽尔·康德的胸像位居同一层架子。

敲门声又响起，我的反应也一样。“周末不营业！”我大声喊道，“抱歉！”

“伯尼，开门。”

于是我开了门，没错，来者是夏洛琳，穿了件很长的连帽外衣，外表看起来比本人壮硕。她脚边有个旅行箱，皱着眉头。我让她进来，她朝双手哈气，然后搓揉着。“我以为你现在应该准备好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们还得赶火车，记得吗？”

“都怪拉菲兹。”我说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它不愿意进猫笼。”

她看看我，又看看猫笼，然后弯下腰从里面拿出两个纸团。

“我以为可以让他跟着纸团跳进去。”我说。

“你以为？哈！”

“嗯，那只是个想法。”我说。

“你最好是有好一点的想法，伯尼。他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坐在那里，和范畴命令^①之父在一起，”我说，“这倒是引人深思，因为要他进入猫笼算是个命令，但他在范畴上却应该抗拒这么做。我不知道，卡洛琳，或许带他去是错误的。我们只是离开三个晚上。如果我摆上很多食物和水，打开收音机和他做伴……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叹口气，然后用力拍手，大声叫着猫的名字。拉菲兹从他的栖息处跳下来，趴在地板上。如果他的重心再低一英寸，就会摔到地下室去了。

她弯下身，抱起他，放进猫笼。“现在你待在这儿。”她以不容争辩的语调告诉他，接着砰的关上笼盖，让他毫无选择。“你不可能骗他们进去，”她解释道，“必须强迫。好了吗，伯尼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我希望那件外套够暖和。午餐之后，温度一定下降了有二十度。而且气象预报说城市北部会下雪。”

“会暖和起来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认为会？”

“已经是三月了。我知道土拨鼠看到了它的影子，但冬天剩下的六个星期已经差不多结束了。即使还会有点雪，也不会持续很久。”我

^①即 categorical imperative，也可译为“无上命令”或“绝对命令式”，是康德所创的概念。

一只手拿起我的旅行箱，另一只手提着拉非兹的笼子，卡洛琳帮我扶着门。到了外头，我做了在纽约关上一家商店该做的种种事情——拉下铁门，锁上数不清的挂锁。这些杂事最好是空着手做，我终于完成时，手指头已经冻僵了。

“好吧，天气是很冷，”我承认，“不过我们在加特福旅舍会很舒服。屋顶上有雪，火炉里有火——”

“早餐有熏鲑鱼。下午茶配奶油和凝乳酥饼。”她皱了皱眉，“我没说错吧，伯尼？或者应该是反过来？”

“没错，你说得对。早餐是熏鲑鱼，酥饼配午茶。”

“这部分我知道没错，”她说，“问题是哪个应该是凝固的，是奶油还是酥饼，我确定是奶油。‘酥饼和凝乳奶油’。嗯，这听起来顺耳多了。”

“现在哪一种听起来都很好。”

“还有其他一些很棒的英国菜。香肠马铃薯泥、泡泡与吱吱、洞中蟾蜍。伯尼，到底什么是洞中蟾蜍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太清楚。”

“它总是让我想到《柳林中的风声》。不过我敢打赌那一定很好吃，而且让你觉得吃的时候非常放心，既妥当又舒服。那泡泡与吱吱呢？伯尼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”

“也许那是你把蟾蜍拉到洞外时，蟾蜍发出的声音。”我提了个想法。

“还有雪莉酒蛋糕，”她说，“那是一种点心，我就知道这么多了。”

“那听起来像是个轻浮的女孩，”我说，“‘雪莉酒蛋糕——她在让你心碎时，升高你的血糖。’”

“这让我想起几个星期前在潘多拉吃过的小蛋糕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说，“我想到了莱蒂丝。”

那就是谈话的终点。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左右，我们两个人话都不多。我们乘出租车到中央车站，然后乘火车到惠特汉姆换乘站，在那里转乘支线，往东北方向到帕特斯吉尼克，那是坐落在纽约州、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交界处的小村庄。我们可以在那里乘出租车，走到加特福旅舍的最后三英里或四英里路。

在去惠特汉姆换乘站的途中，我们坐在火车的左侧，可以观看窗外的哈德逊河。我们的三件行李中，有两件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。第三件放在地板上我的两脚之间，不时发出喵喵声。

“你会爱上那里的，拉菲兹，”卡洛琳向他保证，“地道的英国乡村宅院，离纽约只有三个小时。”

“可能会比三个小时久一些，”我说，“而且也可能不那么地道。”

“已经够接近了，伯尼。拉菲兹，那里说不定还有地道的英国老鼠。”

“我有一个很迷人的想法，”我说，“希望它们在过去的五十年里，不是一直在图书馆里啃咬。”

“如果那是间真正的英国乡村宅院，”她说，“他们会有自己的猫。”

“我确信它们见到拉菲兹会毛骨悚然，”我用脚轻碰他的笼子，“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带着他。他在店里头舒服极了。”

“留他在家太久了，伯尼。”

“你也留下了你的猫。”

“尤比和阿齐彼此有伴。此外，公寓另一头的福瑞德每天会去一次，给它们食物和水。我也可以为拉菲兹这么做，但是既然你邀请

了我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她轻拍我的手。“还有，”她说，“我真的很感谢你，伯尼。你带我同行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嗯，我不想自己去。”

“我猜那不会很有趣。”

“我会发疯的，”我说，“只是坐着玩弄自己的拇指，等着酥饼凝固。”

“我很确定是奶油，伯尼。”

“什么都行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卡洛琳。我不想带其他任何人到加特福旅舍。”

“你这么说真是贴心，伯尼。即使这并不完全是真的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伯尼，”她说，“让我们现在来个快速的现状描述，好吗？死寂的冬天里，英国乡村宅邸的一个浪漫周末——”

“只是死寂的冬天结尾。已经三月了，几乎是春天了。”

“忘掉日历吧，伯尼。太冷了，不适合在树林里散步。火炉里应该生了火，而床单上结了霜。”

“床单就像是床罩，”我说，“我希望我们的床单上不要有霜。”

“嗯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现在继续，告诉我你不会宁愿和一个美丽女人共度周末时光。”

“你就是个美女，卡洛琳。”

“我算是具有相当的魅力，”她认可，“但我觉得说美丽有点过于夸张了。无论如何，那不是重点。你要的不是一个可能会对某种甜美鲜香的东西——比如雪莉酒蛋糕——心醉神迷的女人，而是一个会对你心醉神迷的女人。”

“另挑时候吧，”我说，“此刻我要的只是一个朋友。”

列车长走过来。“下一站，惠特汉姆换乘站，”他宣布，“在这里转车去往……”他说了一串没有人听过的地名，其中一个是帕特斯吉尼克。卡洛琳轻轻碰我一下，指了指窗外，雪正在落下。

“嗯，他们说城市北部会下雪，”我说，“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城市北部，而且外面正在下雪。”

“这里美极了，”她说，“我希望雪不要停。我希望整个周末都下雪。”

如果我注意听了的话，或许会反驳。但是我的心思都在别处，以至于我漏掉了她接下来的话。我听了好几句，却没有作出任何评论时，她说：“伯尼？”

“抱歉，我猜我是走神了。”

“她经常在你心里萦绕不去，不是吗？”

“谁，莱蒂丝吗？”

“嗯哼。没关系，伯尼。这很自然。你的心真的受伤了，不过现在你是和我，而不是和她一起旅行，你有足够的理由花很多时间发呆想那个女人。”

“发呆，”我说，“我是那个样子吗？”

“嗯哼——”

“我认为我不是在发呆，”我说，“事实上，我根本就没有在想莱蒂丝·朗塞伯小姐。”

“没有吗？”

我站起身，将我们的行李从架上拿下来。“其实，”我说，“我正在想雷蒙德·钱德勒。”

2

我应该从头开始讲。

嗯，至少是从接近开头的时候。那大约是卡洛琳、拉菲兹和我经由惠特汉姆转车站，搭上往帕特斯吉尼克的火车之前十天。当时大约是十一点，地点是在我的公寓里，我的梅尔·托美录音带很快就要再自动翻面一次，而我正要决定该怎么办。

“你想再听一次吗？”我问莱蒂丝，“还是我该拿另外一盒带子来放？”

“这不重要，伯尼。”

我伸出一只手搭在她的腰际，手指像走路一样移动着。“我们可以安静一会儿，”我提议，“只让自己沉重的呼吸，以及偶尔几声热情的呼喊打破沉默。”

“我恐怕你得自己去发出沉重的呼吸声了，”她说，“我该回家了。”

“你可以留下来。”

“哦，今天不行，伯尼。”她在床上坐起身；手臂高举过头，像猫那样舒展身体，“我明天要早起。该走了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内裤？”

“你脱掉以后就没看到了，那之后我就对它没兴趣了。”

她翻身起床，寻找内裤，而我只盯着她看。这真是件愉悦的事，她看起来真是美极了。她大约五英尺六英寸或七英寸高，相当苗条，但也不是骨瘦如柴。身上到处都是曲线——柔和的曲线，没有急促的转折；如果她是一条路，你根本不需要减速，或者踩刹车——但愿不会有这种事。她的头发是山茱萸的蜂蜜色，肤色宛若奶油，眼睛的颜色则有如阿尔卑斯山的湖泊。我第一次将目光落在她身上，就被她的美丽所撼动，而现在她看起来又比那时美了一百倍。因为那时她穿着衣服，现在却没有，我告诉你，那真的大为不同。

她优雅的手停在丰满优美的臀部，研究床对面墙壁上的画。“我会想念这个，”她慵懒地说，“那真是一幅很好的复制品，不是吗？”

那是张大约十八英寸见方的帆布油画，白色的底上有黑色的垂直与水平线条。有些方块涂满了原色。我问她怎么知道那是一幅复制品。

她扬起眉头。“嗯，挂放地点便已经泄露了一切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几乎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一幅原版的蒙德里安。”

“这里”是西端大道与七十一街的交会处的单室公寓，它其实是个很高尚的生活所在，即使你不太可能把它看作现代艺术博物馆。

“此外，”她说，“其实你知道哪个是原作，不是吗？我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花了两个小时看蒙德里安的画展。你一定也去过了。”

“两次。一次是开幕时，还有一次正好是一月底闭幕前。”

“那么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。看过了真正的原作，而不是书上的复制品之后，你就不会被像这样一幅复制品感动。”她微笑起来，“这并不是说它模仿得不好，伯尼。”

“嗯，我们不可能都拥有原作，”我说，“你说你会想念它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这样说的吗？我只是自言自语，真的。伯尼，我的内裤到底在哪里？”

“我发誓我没穿在身上。”

“哦，在这里。现在你怎么说？它为什么会一直在这里？”

“它乘着爱之翼飞走了，”我说着也起了床，关掉梅尔·托美，“有件事我一直忘了问你。你在星期四之后的一星期之后有空吗？”

“星期四之后的一星期之后。不是这个星期四，而是下个星期四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下星期四，英国人会这样说。”

“可能是吧，”我说，“而这事实上跟我要提议的事情有密切关系。唉，我想——”

“其实我没空。”

“你没什么？”

“没空。下星期四。”

“哦，”我说，“你有什么事情走不开吗？”

“也不能这么说。”

“如果你没办法延期，我们可以——”

“我恐怕不行。”

“哦，”我说，“嗯，最好是星期四，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推迟到星期五。”

“那就是下星期五。”

“对。这星期五之后的一星期之后。我们可以——”

“我们不行。”

“请再说一遍？”

“事实上，”她说，“我恐怕整个周末都走不开，伯尼，从星期四晚上开始。”

“哦。”我说。

“抱歉。”

“我是想计划一起过周末，但是——”

“好像没有扣好。你可以帮我扣这个吗，伯尼？”

“啊，当然。哦，抱歉。我的手滑了。”

“哦，我敢说真的是手滑了。”

“嗯，一股难以抗拒的冲动把它带到那里。不过，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感觉——”

“我可没这样说。”

“或者你希望我停下来——”

“我也没这样说。”

结果，我们在没有梅尔·托美的陪伴下又做了一回，何况没有人会去注意他的缺席。完事之后，我像个破轮胎似地摊着，而下一件我知道的事，是她衣服全穿好了，一只手已经搁在了门把上。

“等等，”我说，“我至少可以和你一起下楼，送你上出租车。”

“你没有必要穿衣服起来，伯尼。而且我真的很赶时间。”

“至少让我告诉你，我周末计划了些什么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反正我们总是可以延到再下个星期，如果能够预订得到的话。再说，一旦你听了我为我们制定的计划后，你或许会想要取消自己的活动。”

“嗯，告诉我吧。”

“加特福旅舍。”我说。

“加特福旅舍，”她心底迟疑了一下，“那不是——”

“伯克夏的英式乡村住宅，”我说，“奢华、昂贵又地道。每个火炉都有煤炭烧的火。女服务员屈膝，男服务员弯腰行礼。黎明时茶会送到你的房间。有还在为失去印度而怀忧丧志的客人。整幢旅舍里没有电视，庄园内到处都没有汽车。”

“听起来像是天堂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你对英国的任何东西都很着迷，”我说，“而且我看过你在斯坦霍普喝茶时多么享受，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完美的周末。我本来打算情人节时告诉你，但是等到我办妥一切，安排好预约，情人节已经来了又过了。”

“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男人，伯尼。”

“是啊，”我同意，“你意下如何，莱蒂丝？如果你确定无法改变你的计划，我就试试把预约挪到再下个周末。”

“我真的希望我可以。”

“你希望你可以怎样？”

“都是。”她叹息，放开门把，回到房间里来，靠在书架上。“我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情况，”她说，“我以为如果我们只是做爱，没有其他，那样会好得多。”

“没有什么？你把我弄迷糊了。”

“以某种方式说，”她说，“情形就是这样。哦，伯尼，我希望下星期四能够和你一起去，但是没办法。”

“你在做什么事，”我听到自己说，“那么重要？”

“哦，伯尼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会恨我。”

“我不会恨你。”

“你会，但我不会怪你。我的意思是，真是荒谬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哦，伯尼，”她又说了一次，“伯尼，我要结婚了。”

“‘哦，顺便说一声，伯尼，我星期四要结婚了。’”我说。“然后我的下巴掉了下来，等我捡起来时，她已经出门走了。你相信吗？”

“我开始信了，伯尼。”

我知道她肯定这样，因为她已经听了三遍了。当天晚上我就告诉她了，就在莱蒂丝跨过我的门槛，轻声但坚定地关上她身后的门之后几分钟，我便打电话给卡洛琳。第二天午餐时，我又告诉她一次。卡洛琳的狗美容院在百老汇大道和大学广场之间的东十一街上，与巴尼嘉书店只隔两家店面，我们按照惯例一起吃饭。通常我们其中一人会去附近的熟食店买三明治，带到另一个人的店里。那一天是由我买三明治，我们在“贵宾狗工厂”用餐，我一面吃，一面告诉她我在电话上已经说过的悲惨故事。

之后大约六点时，我关上书店的门，回到贵宾狗工厂，她正在为一只卷毛比熊犬做最后的修饰，它的两位主人在一旁眉飞色舞地观看。“它真是可爱极了。”其中一人说，另一位则开了一张支票。“你把它最美的部分表现出来了，卡洛琳，我发誓你是个天才。”

他们离开了，可爱的小狗也被牵走了，天才关上了店门。我们和往常一样步行到百老汇大道上的“饶舌酒鬼”酒吧，而卡洛琳也和往常一样点了威士忌，但她停顿了一下。“你需要的话，”她说，“我可以

点其他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嗯，如果你想要好好醉上一场，”她说，“我可以保持清醒。”

“我们没有车，”我说，“不需要先指定一个驾驶员。再说，为什么我会想喝醉？”

“你不想吗？”

“不是特别想。”

“哦。嘿，这不会是你的沛绿雅之夜吧，是吗？”

每当我夜里计划要非法侵入时，沛绿雅便是我的选择。“不，”我说，“不是这样。”为了证明，我请玛克辛给我一瓶图堡^①啤酒。

“嗯，感谢上帝，”卡洛琳说，“这样的话，我就点威士忌吧，玛克辛，请给我双份。他们说我是个天才，伯尼。这不是很棒吗？”

“太棒了。”

“如果能选择的话，”她说，“我宁愿是其他方面的天才。没有人会因为洗狗而得到麦克阿瑟奖^②。但是这比什么都没有好，你以为呢？”

“绝对没错。你可以和我一样。”

“一个撬锁的天才？”

“一个挑选女人的天才。”

“我已经是挑选女人的天才了。”

“你能相信吗？”我追问，然后开始第三次叙述莱蒂丝的告白。“我想知道的是，”我说，“如果不是我拿度周末的事逼她的话，她什么

①图堡（Tuborg），嘉士伯旗下的品牌之一。

②麦克阿瑟奖，由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一个奖项，每年有代表性的奖励二十至四十名美国人，奖励那些在各个领域、不同年龄“在持续进行创造性工作方面显示出非凡能力和前途”的人。根据基金会主页所述，该奖不是奖励过去的成就，而是奖励那些有创意、有胆识、有潜力的人。